

古蘭經

B961
(W) 3

0081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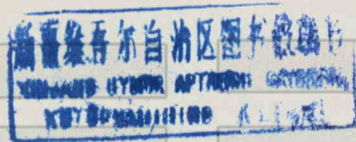
马 坚 译

古 兰 经

معاني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ب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6808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81119

序

《古兰经》的汉译本，最初是以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的形式出现的。大约是在四十年前，我在北京见过这样的本子。这种译本是用直译的方法，有它特殊的风格。我很希望现在还能找到这种译本，用汉字写出来。我还希望根据这种译本，研究过去经堂语的特点和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方法。这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中国拼音文字史，还可能是研究明清语言的重要资料。

用汉文正式翻译《古兰经》，依我们现在所知，是始于马复初译的《宝命真经直解》。马复初，名德新，云南太和（在今大理）人。他关于伊斯兰教义、阿拉伯语文、历法、游记等的汉文、阿拉伯文译著在三十种以上，是一个很渊博的学者。1874年，他死于新兴（今云南玉溪），年八十一岁。他的译著活动，基本上是在1858年至1874年之间，《古兰经》的汉译工作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内进行的。译本传下来的只有五卷。复初究竟译出了多少卷，已不可考。

近几十年，《古兰经》的译本出版了好几种。王静斋阿訇，即王文清，天津人，曾编译过《阿汉字典》，译有《真境花园》等。他下了很大功夫来译《古兰经》。他先后出版了三种《古兰经译解》，都是有比较详细的注解的。1932年的北

京版和1946年的上海版，都是排印本。在上海版出版前不太久，还有一个石印的宁夏版。宁夏版比北京版的内容，改动较大。上海版则是在宁夏版的基础上作了修改的。杨仲明阿訇，即杨敬修，所译《古兰经大义》是采用严格的直译方法，是经过细致的字斟句酌的成品。王、杨两人的译本，在《古兰经》汉译史上是有地位的，是可以流传下去的。

现在我们印行的这部《古兰经》汉译本的译者马坚教授，字子实，云南个旧沙甸村人。他在三十年代初就学于埃及的艾资哈尔大学和阿拉伯语文学院(Dar Ulum)，曾以阿拉伯文著《中国回教概况》，并将《论语》译为阿拉伯文，都在埃及出版。在埃及留学八年后，于1939年回国。1946年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1949年当选为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后来临任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务委员、中国亚非学会理事。1978年去世，年七十二岁。译著有《回教哲学》、《回教真相》、《伊斯兰哲学史》、《伊斯兰教育史》、《认主学大纲》、《教典诠释》、《回教与基督教》、《穆罕默德的宝剑》、《回历纲要》、《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等，还主持编写了《阿汉词典》，都已出版；未出版的，还有《悬诗》（可惜这部手稿在十年动乱中遗失了）以及《阿拉伯文学概况》。此外，他还发表过一些文章，有待汇集。

子实对《古兰经》的翻译，有文言文本和白话文本。文言文本，就是最初在《回教学会月刊》发表过三卷的那个本

子，子实是在回国后开始参加的。这个本子的主要负责人是哈德成阿訇和伍特公先生，还有沙善余先生。德成阿訇，名国桢，原籍陕西南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父亲到了上海，后来就长期在上海安了家，担任了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教长。1925年，他跟特公先生、善余先生等创办中国回教学会。1928年，创办伊斯兰师范学校。子实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为学校选派到埃及留学的。德成阿訇通阿拉伯文、波斯文、乌尔都文和英文，在国内外伊斯兰教中有很高的声誉。1943年，他在沙甸去世，年五十六岁。特公先生、善余先生都当过路透社记者。后来特公先生任上海《申报》总主笔，是个博学的通才，而爱国心很强的人。解放后，他任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五十年代初，他到北京来开会，我问他《古兰经》译本的情形。他说，已经译完，还不很满意。我知道，这个译本是有详细注解的，曾印出过第一卷，作为样本向大家征求意见。现在特公先生、善余先生均已去世，不知这个译本的下落如何。

现在出版的这个白话文译本，是子实以十年的努力，基本上在1945年完成的。后来又几经修改，1978年作最后一次润色，一直坚持到逝世的前一天。他是在没有放下笔杆的情况下去世的。1949年曾出版了前八卷，当时是加有注释的。由于全部《古兰经》的注释工作没有完成，为使体例一致，现在的这个本子不加注释。这个本子前面的《译者序》也是1949年写的，不可能详细地写出这个译本的翻译总过

程。与此同时，他还写了《古兰简介》，本书节录了一部分。

子实在序文里说到他在翻译的时候“力求忠实、明白、流利”。我相信他的这句话。在“忠实、明白、流利”三者并举的要求下，我相信，这个译本是超过以前所有的译本的。子实曾多次跟我谈过翻译中遣词造句的问题，谈过翻译中有些地方所以不同于别人的原因，谈过他是经过怎样的选择而决定下来的。对每次这样的谈话，我总是为他那种周密细致的精神所感动。

这个本子的出版，将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中国伊斯兰研究工作上、中国翻译工作上的一件大事。趁本书出版的机会，我还表示希望子实的其他译著都可以出版，希望王静斋阿訇、杨仲明阿訇的译本有再版的机会，伍特公先生等的译本有全部问世的机会；我还希望关于《古兰经》的研究工作能在我国有所展开。

白寿彝序于北京

1981. 2. 8

古兰简介(节录)

《古兰经》是阿拉伯语文中首先加以记载的典籍，换言之，在《古兰经》之前，阿拉伯人并没有什么书籍，故研究阿拉伯文学史的人，必须研究《古兰经》，因为公历第六世纪和第七世纪初期，阿拉伯人的理性生活和文艺生活，都表现在《古兰经》里；在那个时期中，典雅的文章、各种的旨趣和文体，都是以《古兰经》为先导的。《古兰经》独具一种新奇美妙的文体，既不是依照韵律的，又不是以若干押韵的短节来表达一个意义的，也不是没有节奏和韵脚的散文。《古兰经》每章分为若干节，每节能表达一个独立的意义，各节互相衔接；每节终了，刚好是读者在气势上和情感上需要停顿之处。阿拉伯人是以诗歌和词章著名于世的，他们听了《古兰经》，觉得非常美妙，同时，也觉得非常新奇，因为他们所认识的各种文体中没有这样的一种文体，所以他们不得不说：《古兰经》是诗歌，或是咒语，或是卜辞。这三种东西，在当日是最能迷惑人的，他们这样说，足证《古兰经》在他们心中曾起了强有力的作用。

《古兰经》的启示和记录

《古兰经》是在二十三年(公元六〇九——六三二年)的

期间依照临时发生的事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陆陆续续地零星启示的。最初启示的是：“你当奉你的能创造的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以人所未知。”(96: 1 — 5)最后启示的是：“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5:3)

全部《古兰经》共计一百一十四章，穆圣在麦加传道的期间启示了八十六章，他迁移到麦地那后启示了二十八章(《黄牛章》是最初启示的)，大部分是比较长的。当时为了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问題，而启示一节或数节，有时降示整整的一章，例如第一章和第一一二章，便是一次启示的。穆圣每奉到启示，立刻就传授面前的门弟子；会写字的，立刻就把它记录起来；不会写字的，立刻就把它紧记在心上，当面就背诵给他听，看背记得正确不正确。他们再把它传授给不在场的教友。当日，他们以学习《古兰经》为最重要的功课，故圣门弟子多有能背诵全部《古兰经》的。

穆圣有几位书记，专负记录《古兰经》的责任，如宰德(Zaid ibn Thābit)、阿里(‘Alī ibn Abī Talīb)、伊本·默斯欧德(‘Abdullah ibn Mas‘ūd)、武百耶(‘Ubayy ibn Ka‘b)、欧斯曼(‘Uthmān ibn ‘Affān)、艾奈斯(‘Anas ibn Mālīk)等是比较著名的。穆圣把新的启示口授他们，他们就把它记录在一块皮子上，或一片石板上，或海枣树枝上，或驼羊

等的肩胛骨上。他们记录《古兰经》的时候，犹如背诵的时候一样，穆圣指示他们这几节应该记录在某章的某节之后。穆圣在拜内或拜外，常常当众朗诵《古兰经》一章或数章，门弟子也听熟了。因此，《古兰经》每章中各节的次第，是穆圣在世时早已编定了的。至于各章的次第，那是圣门弟子编定的，大概是把比较长的放在前面，把比较短的放在后面，但也不一定是那样的。因此，阿里所编排的《古兰经》，各章的次第，是依年代的先后；又伊本·默斯欧德和武百耶所编的，各有其特殊的次第。

《古兰经》的整理和保管

穆圣去世后，《古兰经》还没有定本。艾卜·伯克尔 (Abu Bakr) 继位的第二年，叶麻默 (al-Yamāma) 战役，能背诵全部《古兰经》的圣门弟子，有好几位牺牲了。欧默尔 (‘Umar ibn al-Khattāb) 向艾卜·伯克尔建议整理《古兰经》，以免散佚。艾卜·伯克尔说：“使者没有做过的事，我们怎么能做呢？”但欧默尔终于说服了他。他就使人去把宰德找来，对他说：“你是一个有才智的青年，我们对于你是毫不怀疑的；你还替使者记录过启示。请你把《古兰经》搜集起来吧。”嗣后，艾卜·伯克尔又聘请了武百耶、阿里、欧斯曼三人来协助宰德。他们四位都是替穆圣记录启示的，又都能背诵全部《古兰经》，他们组织了一个《古兰经》整理委员会（在那个时候，当然没有此类名称），经常开会整理他们

以前所记录的启示，以背记的资料和记录的资料，互相校对。他们校到第九章(《讨白章》)第一二八节和一二九节的时候，只有背记的资料，却没有记录的资料，后来，费了很大的工夫，在艾卜·胡宰默 (Abu Khuzaima ibn ‘Aus) 的家里找到了记录的资料，他们才敢着笔。第三三章(《艾哈萨卜章》)第二三节的记录资料，也是费了许多工夫，才由胡宰默 (Khuzaima ibn Thābit) 的家里找出来的。他们把全部《古兰经》整理起来，交给艾卜·伯克尔保管。他去世后，归欧默尔保管。欧默尔去世后，归他的女儿圣妻哈福赛 (Hafsa bint ‘Umar) 保管。

《古兰经》的统一和流传

回历二十五年(公元六四五——六四六年)，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在亚美尼亚和阿塞尔拜疆战役中曾为《古兰经》的读法而发生争执，侯宰斐 (Hudhaifa ibn al-Yamāni) 目击这种情形，感觉不安，返回麦地那后，报告哈里发欧斯曼，并且建议说：“在这个民族象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样分裂之前，你赶快设法挽救吧。”欧斯曼就派人去对哈福赛说：“请你使人把《古兰经》的资料送来给我们，让我们抄录几部，然后送还你。”欧斯曼命宰德、伊本·左丕尔 (Abdullah ibn Zubair)、赛义德 (Sa‘id ibn al-‘Āsi)、阿卜杜拉赫曼 (‘Abdurrahmān ibn al-Hārith) 等人誊写了好几部。宰德是麦地那人，其余的都是麦加的古来氏人 (Quraish)，欧斯

曼对他们说：“倘若你们为《古兰经》的词语而与宰德的意见不一致，那末，你们照古来氏人的方言抄写吧。因为《古兰经》是依他们的方言而启示的。”他们通共抄了七部，一部保存在麦地那，其余的分寄麦加、大马士革、也门、贝海赖尼、库法、百索拉等地。欧斯曼下令把其它的抄本一概焚毁。欧斯曼下令抄写的《古兰经》，称为定本(al-Muṣḥaf al-Imām)，或欧斯曼本(Muṣḥaf ‘Uthmān)，现在通称欧氏本(al-Muṣḥaf al-‘Uthmāni)。现在全世界通行的《古兰经》，只有这种定本，这是欧斯曼对于伊斯兰教最大的贡献。

《古兰经》对于阿拉伯语文的贡献

《古兰经》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占一个最高的地位，一千三百年以来，《古兰经》是阿拉伯语文的典范。

阿拉伯半岛，原是一个偏僻的地方；阿拉伯人，原是一个无名的民族；阿拉伯语文，原是无地位的。在《古兰经》以前，阿拉伯人并无书籍；虽有很多的诗歌，然而都是非常鄙俚非常浅薄的，不过歌咏酒色，描写掠夺，严格地说起来，不得称为文学。有了《古兰经》以后，阿拉伯人才有文学，阿拉伯语文才成为一种有力量的语文。随着阿拉伯民族的发展，《古兰经》传播到亚非欧三大洲上，对于许多民族的文学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司腾迦斯博士(Dr. Steingass)说：

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假若没有《古兰经》，阿拉伯语文会

呈一种什么状态呢？这不是一种徒然的冥想。阿拉伯语中曾经出现过许多写实的和浮夸的优美的诗歌，但那些诗歌，大部分是保存在人民的记忆中的……。而且诗歌不是与文学相等的……。阿拉伯人分为许多部落，永远互相残杀；他们的各种不同的方言，使他们更趋于分离；诗歌是追随着部落的，阿拉伯民族，势必分为很多的宗族，各族有各族的诗人，他们歌咏爱情和战争的诗歌，现在一般冒险的旅行家，还能加以采访的……。但《古兰经》对于推动阿拉伯文学的发展所采取的策略，不仅是综合一种方言，而赋予它一种语言所必具的力量，同时使记载成为必需的事情。而且《古兰经》的结构，对于这个发展曾提供了两个绝对必需的因素，就是在已有的诗法上增加修辞和散文的要素……。

但穆罕默德对于为自己的人民创造一种文学，还做了一件更伟大的，更有决定性的工作。在《古兰经》内能支配回教徒公私生活的篇章里，他曾创了一种散文体，那种文体将永远成为最优美最纯洁的文学作品的典型。

欧洲作家对于《古兰经》的评论

我希望读者对于《古兰经》的真相，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故在下面征引几位欧洲作家比较客观的评论。

赛尔说：

《古兰经》的文体，通常是优美而且流利的……。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描写上帝的尊严及其德性的地方，《古兰经》的文体，是庄严而且堂皇的，它能迷惑听众，连穆罕默德的敌人，也

有承认其魔力的，由此可以想见他的成功到了什么程度。

巴麦说：

阿拉伯最优秀的作家，对于阿拉伯文学的功绩，绝没有能与《古兰经》相提并论的，我们对于此点，并不觉得惊奇。

雷因说：

麦加初期的启示中包含着一个伟大的宗教中最崇高的教义和一个大伟人心中最纯洁的德性。

歌德说：

《古兰经》是百读不厌的，每读一次，起初总觉得它更新鲜了，不久它就引人入胜，使人惊心动魄，终于使人肃然起敬，其文体因内容与宗旨而不同，有严正的，有堂皇的，有威严的——总而言之，其庄严性是不容否认的……。这部经典，将永远具有一种最伟大的势力。

司腾迦斯博士说：

我们有理由说：《古兰经》是最伟大的典籍之一。……其中宣布关于上帝独一的最高真理的文辞，是威严而且典雅的；描写人类因顺从或违抗上帝的意旨而受报应的文辞，是借高音的旋律而引动一个富有诗才的民族的形象的；屡次欲对天使（穆罕默德）加以鼓舞和安慰的文辞，是触动那个民族的朴素的——几乎是天然的——热诚的。再加上对他所教导的人民的一个严厉的警告，并且叙述古代若干先知的事迹。日常生活 在公私的各方面与这新宗教的教义相协调的时候，《古兰经》的语言，很能适应日常生活的需要。

因此，作为一种文学产品的《古兰经》，其功绩或许不可用

富于主观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先入为主的格言去加以衡量，而应当用它对于穆罕默德同时代的人和他的同乡人所生的效果去加以评定。它很有力量地、使人深信地对一般听众的心灵讲话，而将许多离心离德、利害冲突的部落铸造成一个结实的、组织完密的民族，并且以许多高尚的观念去鼓舞他们，那些观念，与直到现在还统治着阿拉伯人意识的一般观念比较起来，真有天渊之别，再加上《古兰经》文体的美妙，故能将许多野蛮的部落改造成一个文明的民族，而将一种新的纬线织入历史的旧经线之中。

缪义尔说：

有史以前，麦加和整个的阿拉伯半岛，早已沉湎于精神的麻痹之中，犹太教、基督教或哲学的探讨，都只有微弱的和暂时的影响，对于阿拉伯人的意识，不过象微风掠过安静的湖面，处处吹起了涟漪，下面的水，仍然保持其原来停止和寂静的状态。阿拉伯人浸沉于迷信、残忍、邪僻……之中。他们的宗教，是一种粗野的偶像崇拜；他们的信仰，是对于鬼神的迷信的恐怖……。回历纪元（公历六二二年）前十三年，麦加是死气沉沉地处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之下。那十三年的工夫究竟引起了什么变化呢？……犹太教的教义，早在麦地那震动当地人的耳鼓；然而他们听见了这位阿拉伯的先知惊心动魄的声调，才从酣睡中觉醒过来，并且突然地跳进一种又新鲜又热烈的生活之中。

这件奇迹发生之前，要想在世界上找一个比阿拉伯人更涣散的民族，是很困难的。有一个人站起来，借着他自己的人格

和他所宣称的上帝的引导，居然实现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把这些好战的因素统统联合起来。”

司密斯说：

这是穆罕默德所宣布的唯一的奇迹——他自己所谓“永久的奇迹”，这确是一件奇迹。

赫什斐尔说：

野蛮的阿拉伯人，由伊斯兰教迅速地跨进文明的境域，其开化之速，是同等级的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就说服的力量、文辞的动人、结构的奇妙这三方面而论，《古兰经》是不可及的。回教世界上，科学的各部门，都有过奇异的的发展，这也不能不归功于《古兰经》。

尾 语

凭着这部《古兰经》，穆罕默德在二十三年之中把一盘散沙似的阿拉伯人鼓铸成一个坚强的民族。凭着这部《古兰经》，阿拉伯民族在百年之中解放了亚非欧三洲上被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所奴役的几百万人民。后来，他们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阿拉伯人为了使新入教的各民族和自己的子孙能正确地了解《古兰经》经义，而草创阿拉伯的文字学、语法学、修辞学、圣训学、教律学、法理学、教义学，并且记载穆罕默德的遗教，以及阿拉伯的民间歌谣、传说和故事。因此，阿拉伯语文的学科和伊斯兰教的学科，都是以《古兰经》为中心的。故《古兰经》

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在伊斯兰文化史上,都占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了使读者对于《古兰经》预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写出这篇简介,挂一漏万,错误所在难免;希望海内外同道,多多指教。

公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北大五十一周年纪念日

马坚于北大文学院

译者序^①

《古兰经》随着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信奉《古兰经》的人民，已经有五千万人左右^②。但《古兰经》在过去没有中文的译本，一般回民必须学会阿拉伯文（回文），才能象他们的祖先样从原本的《古兰经》吸取宗教知识，但阿拉伯文是一种成熟的，丰富的文字，不是随便学一学就学得好的，因此，一般回民不能深切地了解《古兰经》；也就不能本着《古兰经》的教训精诚团结，互助合作，发扬文化，发展生产，为人民服务。

明末清初，王岱兴、马注、伍遵契、刘智等人才用中文编译书籍，阐扬伊斯兰教。他们的著作里所引用的《古兰经》明文，虽译成中文，但为数不多；著述最富的刘智，除零星引证外，只译过最短的三章^③，其余的人，更不用说了。

单行的译本，只有《宝命真经直解》五卷（上海中国回教会印本），相传是马复初译的，我想大概是他的学生马安礼的手笔。马联元有《孩听解译》（回历一三一七年即公元

① 原是马坚先生翻译《古兰经》上册（1949年版，1952年再版）的序，现收入全译本，供读者参考。

② 据1980年最新统计资料，我国穆斯林有一千三百万左右，世界穆斯林约六亿。

③ 这三章见《天方至圣实录》，第一章（卷七，页七），第一一〇章（卷一三，页一八），第一〇三章（卷一五，页一四）（参阅马福祥本）。

468084

